

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錄卷之六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安南

嘉靖元年莫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椅椅毋潛告
椅乃與其臣杜溫潤間行至清華居之登庸立其
庶弟庶椅遣使問道來貢并求封為登庸所阻

上以登極改元遣翰林院編修孫承恩禮科右給事
中俞敦齋捧詔書綵段諭齊安南國王黎暲承恩
等聞該國臣下作亂黎王遇害抵廣西龍州與該

國境界相離止八十里體訪黎暲存歿并世子名諱及行附近邊界該國諒山文淵長慶等府衛令其迎迓長慶府申稱本國見被逆臣陳暲子陳昇據諒山等府地方道路梗阻待轉報國王迎請如儀龍州申稱據守隘頭自丁源呈內開訪得安南國黎暲已歿世七年今世子改號光紹但不知名諱及訪得該國鎮朔衛土官閉孝忠稱說光紹被逆臣莫登庸作亂趕逐海濱存歿未卜又有逆臣陳暲霸占諒山府等處號稱天應後故有子陳昇

仍舊占據迄今仇殺未息道路不通二年承恩等
不效前進俞敦病卒承恩乃上疏曰竊惟原領詔
勅綵段止該諭賚黎暲今黎暲既歿其所稱光紹
者承襲初未請封遭亂又無求援未審是否黎暲
嫡派支裔縱使道路無阻臣等可得而入決亦不
敢輕與况據各訪報前來則是該國逆臣陳氏父
子相繼梗於其外莫氏又偏於其中兵火相仍國
無定主臣等又安敢輕入自速辱命之愆且臣等
原移文該國諒山文淵長慶等府衛其諒山文淵

竟無一字回報止據長慶府前項回稱待轉報國
王迎請如儀臣等又候邊境亦無迎請信息據勢
揆情即使光紹尚存得知天恩俯及亟欲迎請顧
其威令又不行于諒山等處失其出入咽喉之路
其迎請之使必不能通彼之迎請既不能通臣等
亦安得而入哉况前項申報光紹被逐海濱存歿
未卜臣等在彼再候亦無益矣禍福利害在臣等
固不足惜顧事關國體豈敢不慎臣等思無可進
之理還至廣西梧州府擬會本題請間給事中俞

敦因感冒瘴氣染病服藥調治不愈竟于嘉靖二
年正月初四日身故臣伏思之臣原與俞敦欽承
上命充正副使差往安南國公幹今該國地方多事
既不可進而俞敦近故臣又難以獨行理合併行
具題乞勅禮兵二部從長議處使臣有所憑藉遵
依以為進止

上詔這所奏事情還着鎮巡官查勘明白孫承恩暫
着回京 三年十二月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汪淵
等題稱會同總鎮兩廣太監鄭潤總督兩廣軍務

右都御史張崱鎮守兩廣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議
照安南國兩廣接境雖云裔夷又被聖化請封納
貢守為常職詔諭賞賚著為令典茲其國中擾亂
殆將十年遂致國土分裂迄無定主臣等歷查經
年案卷博采訪探人言忝度事情似得梗槩倡亂
於陳暲等之叛逆黎暲遇害繼亂於莫登庸之姦
雄黎諷播遷今據該國長慶高平二府所牒并龍
州所申各情互異但以理推之陳暲父子叛逆情
罪灼然無待訪勘其黎暲遇害無子國人共立其

故長兄黎灝之子黎諲以為世子名位甚正權攝
國事經六七年臣主定分亦已甚矣夫何一日被
人脅遷于外國人皆不知之其莫登庸既稱忠義
力能討賊何故視主蒙塵竟不迎復乃輒改謀易
議別立其弟黎庶權攝國事其間篡逼何怪羣疑
况傳聞之言或云黎庶年齡尚幼豈能權攝國事
或云黎庶雖稱黎諲同母之弟但黎灝沒世已久
焉得尚有幼子或者莫登庸既娶其母而後生子

傳聞明母嫁
登庸為妻冒姓黎庶亦未可知此雖曖昧夷情

未易遥度直爲即使黎庶直黎灝之子黎諱之弟
則弟豈可以奪兄黎諱乃一國共主而莫登庸輒
敢易之則臣豈可以廢主今該國長慶府牒稱黎
庶要差陪臣奏事請封高平府牒稱黎諱要差陪
臣奏事請封近據廣西太平府申安南國帖文差
陪臣阮文泰范敦禮鄭鹿等齎捧表箋文奏啓本
并方物要行赴京煩爲照例開關放入及應付脚
力廩給等因臣等會訪得該國擾亂未有定主乃
輒朦朧差陪臣進貢求封中間又不明白開說所

封何人姓名顯是立非相應國人不服或是姦雄
謀篡假立詭名必有境內姦細通誘外夷欲假我
天朝恩寵以服衆心以遂逆謀亦未可知朝廷為萬
邦之極不可不正綱常之大義而自古帝王之御
夷狄亦或以不治治之緣事關邊計乞勅禮立二
部從長查議請乞聖裁

上詔鎮巡等官再行訪勘得實奏來定奪 六年登
庸用其黨范嘉謀偽作應禪文篡國僭號於境破
明德偽立子芳瀛為皇太子尋弑應

按安南故臣鄭惟憭申文曰逆臣莫登庸者業
中武舉為力士校尉鄭惟憭叔父鄭惟慎累荐
為都指揮以本國初亂之時先登庸從陳嵩後
始來降擢命為宜陽縣叅將他善水戰討賊有
功遂次選陞為武川伯許該管海洋一處稍有
權柄時本國頭目鄭綬阮弘裕爭權相攻各回
清華本貫登庸乃挾本國世子令一國頭目取
金銀乃陰許其黨文官范嘉謀賂誑誘文臣等
謂權在勲舊頭目我等不得用事不如保他為

節制官則我等任意橫行遂率衆保登庸為節制十三道登庸得霸掌國權陰蓄不臣之志乃謀作不軌世子知之間行得脫於外世子庶弟黎慮及黎慮母後出破登庸躡追獲本國頭目人民皆從世子起兵遂登庸登庸走回海洋地方從登庸者止有上洪下洪荆門南策太平等府耳世子再回國都將前保登庸文臣皆殺之督諸頭目人民四面夾攻當時舊管兵頭目阮弘裕已死鄭綬猶在清華國兵雖多而無所統

攝登庸仍脇立黎慮造濠壘固守海洋一方一月之間攻之不破登庸即出其不意以水船從大江潛夜直趨掩襲國都世子走脫其旗蓋等物俱為登庸所得登庸乃大張其旗蓋詐嚇各處諸軍謂已獲世子本國目兵一時退走設險據要各相自守及後方知登庸已得勢世子退據寧山縣鄭綏由清華進至見時勢稍弱即迎世子回據於清華地方都國城寢皆為賊有登庸又恐慮逃出從世子乃鳩毒殺黎慮假立別

人猶冒黎應姓名於嘉靖五年七月內有前從
逆臣莫登庸之黨喬文崐出迎世子率山南所
管之兵來降世子仍分鄭惟峻鎮守清華留世
孫興命鄭惟峻保養之世子督兵進天關府道
駐樂土縣分諸頭目夾攻登庸黨於彰德喬文
崐亦進水道夾攻登庸於木九洲三岐江山南
承政司處喬文崐兵敗登庸追至蒞仁府金榜
縣世子未知之也登庸取金銀講求樂土縣土
官郭遼鶴引行捷徑圍襲世子營不意之間各

皆潰散前

天朝封賜勅書及文書字跡一切盡棄登庸乃擒得
世妃生世孫之母鄭淑寶沉江殺死世子惟帶
一欵賜印信隨身走脫從臣止存十五六人潛
行山道到清華地方在前諸軍並不知焉及見
燒房放銃各相散回寧山舊處逆臣莫登庸益
得勢矣此說稍異而干事頗詳今並存之
九年登庸傳土地於方瀛偽稱太上皇慮國內下
服起兵攻之退居都魯

十五年

上以哀冲太子生命頒誥四夷禮部尚書夏言疏曰
安南貢使久絕我

皇上登極改元欽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敷齋捧
詔勅往諭竟以該國作亂道路梗阻未達而返今
照皇嗣誕生若復頒詔本國則必如前梗阻命使
不得徑抵其國徒損國體合無今次止行詔諭朝
鮮國王其安南國暫免遣使再照該國賊臣作逆
國無定主分裂竊據荼毒生靈義當與之討賊平

亂斯為中國君主四夷之道但查得兩廣鎮巡等
官節奉欽依訪勘迄無回報顯是輕忽邊情違慢
明旨以致縱長夷姦積損國體所據經該官負相
應通行查究合無乞勅兵部馬上差人星馳兩廣
地方着落鎮巡等官即便查照先年節奉欽依事
理訪勘該國事情的實合同三司及該道守巡官
負從長謀議務要區畫停當上緊具實奏聞不許
隱匿遲違誤國大事庶幾叛亂之罪可懲朝貢之
典不廢裔夷以安邊境以寧而中國之體尊矣

上諭詔使且待彼國事情你部稟還會同兵部計議
來說勿視為非要 時賊黨武嚴威武文淵武子
陵等避罪出逃犯我邊疆八寨長官司土官副長
官瓏徹教化三部長官司土舍張澤通把李者來
白俊等與之交通引使侵掠瓏徹後又因事彼賊
拘執雲南總兵沐紹勳奏稱瓏徹乃我中國職官
豈可置之不究設欲舉兵進討而武嚴威係是外
國亡命避居兩來之地勢難攻伐恐徒費兵糧卒
難成功及欲將張澤據法拿問但各酋見與武嚴

威等交通誠恐持之太急別懷異謀釀成大患深
為未便除一面嚴行鄰近一帶地方各整擱軍馬
協力防守一面選委能幹土流官員前去撫諭務
要寵徹挾取回任禮部尚書夏言疏曰臣等會同
兵部尚書張瓚等計議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故著之祖訓
不許後人伐其國者嘉陳氏之能輸誠效順首先
臣服之忠也詎意陳為賊孽所戕遂絕其祀天道
好還而賊利復滅季犛之宗幸而得國傳之子孫

今乃廢職不修棄民不保自正德十年黎明差陪
臣阮仲達進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朝貢之使不
至廢棄正朔罔秉臣節今據兩廣守臣所奏則黎
諛黎廣皆非黎明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暲陳昇阮
時雍杜溫潤鄭綏等俱屬篡逆之臣春秋大義亂
臣賊子人得而誅矧聖天子在上繼天立極君主
華夷而該國負固作逆久不來庭所據彼國事情
罪狀顯著無逃天討乞勅錦衣衛選擇指揮千百
戶內素有膽氣謀畧言語便利通達事機者二員

先領勅書一道前往廣西地方着令鎮巡等官仍
選彼處軍衛有司官負人等能深曉夷情熟知道
路強幹有謀者三五員名伴送勅使徑入安南境
內勘問彼國背叛朝廷又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
主奪國罪人姓名根究的實作急奏報仍乞朝廷
下令選將整兵待報而發并照安南疆域東起廣
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
江為界合無一面勅鎮守兩廣征蠻將軍總兵官
安遠侯柳珣會同巡撫兩廣都御史錢如京一面

乞勅鎮守雲南征南將軍總兵官黔國公沐紹勛
會同巡撫雲南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珊即
便整桷漢土官軍調度錢糧嚴備待命再照彼國
逆臣搆亂已非一人武嚴威舍彼就此必非篡國
之賊抑或不忍視主受旤不肯甘心從逆亦未可
知合無乞勅錦衣衛另選如前能幹官二員齎領
勅書一道前往雲南體勘武嚴威事情責令鎮巡
等官差本處酌當人負前往八寨長官司等處地
方及直抵武嚴威營內密諭朝廷以安南久不朝

貢又知國中逆臣篡主方且問罪之師若武嚴威
果因同列篡逆避罪而逃即便明諭禍福順逆如
能革面向化歸附我軍徃征彼國則向來擾亂邊
疆羈執土官諸所罪犯一切赦宥如瓏徹被拘在
彼即令與武嚴威解釋宿怨協心從征其瓏徹交
通之罪亦一體開赦但彼國見今作亂事情許武
嚴威等備細開陳及其歸附實情作急奏報以憑
降勅調遣委用如其不服則當置之度外俟王師
至日一併誅剿但與師伐遠命將討罪事體重大

合無恭請宸斷勅下兵部會集在廷文武多官從
長計議慎擇大將遴選偏裨簡設總督糧餉文臣
更置地方有司官員調集諸路兵馬所在儲峙芻
糧一一區畫得當上請定奪施行

上詔安南國先此詔書不諭而返有傷體面又又不
入貢非叛而何兩處差官都依擬着實勘明奏報
便寫勅與他去興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同議奏
按嘉靖初田州岑猛叛兩廣總督姚鎮討鳩殺
之謂岑氏可遂滅疏請設流官治田州而盧蘇

王受諸孽輒通交南流言搖惑滇嶺間姚瑛被
論落職桂萼初嚮用荐起新建伯王守仁總制
兩廣守仁至嶺南始知流官不可設請復官猛
子邦相為田州判官盧蘇亦與土巡檢羈縻之
萼議禮致位卿輔欲立竒功乃陰以意寓書授
守仁使密採安南要領守仁不荅萼遂恚憾會
守仁卒竟中傷革世爵及卹典云

上既勅錦衣衛官往察安南又遣禮部尚書黃綰學

士張治使安南

時車駕巡承天
館治又復止

都齋為賊要害登

庸居此為方瀛外援而以九公府為都齋之衛又

僭頒大誥五十九條於境內方瀛僭號此元天正是歲黎椅

死於清華

椅某之子思誠之曾孫也本堂偽封為沈江王育為已子椅立偽呼本生父為

哲宗僭號六年改元光治被逐以憂死或曰登庸襲虜以歸鳩殺之偽呼恭皇帝黎氏傳十世立一百十年故臣立其子檉為改元檉偽名寧遣鄭惟僚

克使泛海來京奏登庸僭逆之罪禮部疑其詐詰

以此䟽何人所作誰為寫進又詰其何不赴經過

衙門掛號鄭惟僚申報曰本國世子及諸頭目者

老共議謂本國危亂如此遠聞中華有

聖明之主忠良之輔必不棄我我國大困欲赴

天朝奏訖而陸行之路竝不得通欲作水船過海又不諳水路反覆思惟罔知所處幸見廣東商船漂海到於玉山縣雲濟社海世孫乃命諸頭目文武官等議論作急差人寄與商船載去諸頭目都不敢行惟鄭惟憭一則恨登庸逐君篡國一則恨登庸殺惟憭親母之讐誓不共載天且又念食君之祿死君之難事不辭難臣之職也即奉命而行所與共事朱頭者其父朱塩行至南寧不得前進再

回病死頭欲繼成父事乃願行爾本國係在海邊
知海行之事死生難定世孫乃作二本封在二筒
并二批差惟僚朱頭各帶一人一筒分行二船防
或一人死一人生亦得信通

天朝世孫與諸頭目耆人焚香祝天國祚存亡係在
惟僚等一去惟僚自家而出一國之人皆諭其十
死一生蓋海外浮沉一死事也如到廣東不赴官
府衙門掛號即路上盤詰捉獲則外夷過海越關
是一死事也若赴見官府衙門則或不許前往再

送回本國逆徒接取而殺之又一死事也或官府衙門恨其越度關津前殺後奏朝廷安知其是某人緣某事空死道路亦一死事也且其論謂

天朝教化風俗本原教化者所以教天下之人事君盡忠事親盡孝切憂道路艱難死生是命如到

天朝必無死理乃作間道潛行之計自過梅嶺去處猶恐其泄知牽延歲月盤纏俱盡饑寒困苦未知死生如何今幸已到京得見天日始有生理竊念惟僚承本國世孫差來之事不是小事路途亦不

是近便路途苟非為國為君安敢到此乎伏望推
往事足以驗當時且如申包胥已不知楚國子孫
何在猶能自身走秦告急請兵以復楚祚張良則
韓國已滅猶能自身出家財購求力士要擊秦皇
以為韓報讐豫讓則智伯已死猶能自身致死變
名吞炭塗厠伏橋欲殺襄子以報智氏况今鄭惟
僚猶有本國世孫差來豈不捐軀奉命而行此乃
一國大事非鄭惟僚自家私事願審情憐憫之其
如作本寫本之事則各有司存非鄭惟僚之職本

國舊規翰林起稿東閣撰定遞入國王看過送下
中書監書寫再遞入惟有國王與尚寶司內官守
印人用印司禮監房吏官封定叫差人來國王面
前分付惟知齎捧而行豈敢問其何人作本何人
寫本與其中間事體如何哉國家之大小不同君
臣之禮法則一如太陽下臨萬物安得仰視乎廷
議猶以黎寧所奏未審是的命兩廣制閩體勘迺
激臨安衛指揮趙光祖移文彼國查報安南總兵
使慶陽侯武文淵等申報曰今嘉靖十六年二月

二十八日武文淵等見奉

天朝委官趙大官迺下公文二道查勘安南國事由
仍明示武文淵等以禍福之理傾誠向化之方文
淵不勝喜歡欣幸之至蓋惟

天朝皇帝爺爺陛下尊居五位正臨萬邦體乎天地
之心正此綱常之道將以勸善懲惡故使趙大官
有是行也而文淵等雖鄙俚敢不悉心以陳荅之
乎然文淵等慮夫本國緣被莫荅庸僭奪位號寔
成亂階遂失事大之禮彼莫荅庸者海濱之子拋

網之徒其祖父並以捕魚而生莫登庸等故前國王黎凋錄而用之國王黎凋不幸即世本國頭目共推立黎氏子孫黎椅為主年號曰光紹以統國事欲復修藩貢如例豈意莫登庸等潛謀不軌別立私黨放逐光紹奔播在外既而鳩殺之國統遂亂彼又陽立光紹弟黎椿為主以安衆心然權柄則歸於莫登庸之手政令則出於莫登庸之口纔得五年而又殺之并及王之母皆暴之於館外乃篡其位號曰明德居得三年兄弟相爭彼又殺其

弟莫揆而偽傳與子莫登瀛號位大正凡八年於茲矣自退海陽古齋處莫登瀛則居龍編城焉抑知逆臣莫登庸父子篡國奪位害主虐民情節如此是以本國忠義之士則有頭自閔閱如鄭惟駿等共推戴光紹之子莫檀以攝國政據於清化路鄭嶠鄭嶢據於太原阮金等據於義安阮仁蓮等據於廣西此數者皆義存故主志勵報讐各擁兵衆割據土宇以圖濟國難思殄讐人之惡免垂天理之常屢至安南國故二十一年誠失藩臣之禮

職此之故也若夫黎諛黎廣者乃逆臣莫登庸畏其罪戾詐冒假名以求售其奸計然黎氏子孫無此二者姓名明矣至於始末山海道里一一著在於

天朝版圖之中苟文淵等不具言則大官亦已知之然武文淵等切見諒山石龍等道少有平坦其餘各道並是崎嶇者焉今武文淵慮夫祖父迭荷國恩兄弟席承家蔭念國讐安可共戴誓逆賊難與俱生忿庸瀛父子之奸浮於莽惡而難土人民之

苦殆勝秦苛故臣虜之手不低報主之心忍忽為
此武文淵兄弟等奉本國王命出領宣光路地方
深有望

天朝德義恭惟

皇帝爺爺陛下德廣亨屯量弘拯濟奮周后伐罪吊
民之舉嚴人君弑君篡位之誅正名分之乖遠救
生靈之荼毒使內寧外撫遐邇共仰於德威而大
畏小懷蠻貊用霑乎聲教為此具狀謹陳伏蒙照
鑒六月初二日臨安守備王時中捉獲安南探事

總兵王明哲進士阮景等二十名王明哲亦稱頌
引大兵馬為嚮導自綏臯州至蓮花灘達歸化府
又自歸化至臨洮府達東都城備陳水陸進程及
其寨守之處我圍帥未之信也先是年十二間登庸攻
清華檉奔廣南逃占城界音問不通故臣立其弟
某以拒登庸偽改元既而年十五庶知檉所在復偕
討賊將軍偽福興侯鄭悅等迎檉歸清華是
年廷議安南不貢奏

請問其罪

上命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
軍務徃征之改提督兩廣軍務兵部侍郎潘日佐
理南京部事而以巡撫山東蔡經代之先是旦䟽
於朝謂莫氏固奸雄之魁然黎賊亦叛逆之派律
以中國之法皆非所宜假天朝名號為之主者今
二氏分爭兵甲小息彼既未定我誰適從蓋其意
欲靜以觀變也毛伯溫恐其梗已故奏易焉尋勅
兩廣雲南調集兵糧蔡經奏水陸進兵其路有六
姑以三十萬人為率以一年為期合用糧餉已該

一百六十二萬石而造舟買馬犒勞器械諸費大
約用銀七十二萬餘兩未易辦也時大軍既出而
勦撫二議未決戶部侍郎唐胄疏言事體至重決
不可征其畧曰今日安南之事若欲致彼之修貢
其事甚易非惟兵不必出雖勘官亦不須遣若欲
代而乘隙於不貢則關係頗大

舉雖有甚於此役者亦未可舉

此役未可輕
謂以七不可

伐為

陛下陳之星辰莫大於三垣列宿然皆麗於中土而

外則皆次舍之餘山川莫大於五嶽四瀆然皆會
於中土而外則皆支委之末是華夷乃天地間大
分限故安南雖不庭

祖訓乃

陛下所當遵守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弑主殺使之惡
大然兵已壓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金身贖罪退
師及其不悛然後討既克即為陳氏末後無所得
不得已始郡縣之反側不寧終未樂之世

仁宗皇帝每以爲恨

宣廟言於朝曰

皇考追憾此事往往形諸慨歎朕聞之屢矣遂將已
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遵

聖祖之訓真如執玉捧盃

陛下所當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爲治統華夏
逆亂之臣不可以不問則王者不治夷狄况自古
夷狄分爭乃中國之福今始其時漢當匈奴之盛
歷高祖世宗奮力威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

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宣帝坐受其朝此其明
驗夫吾民赤子也夷狄犬羊也若殃赤子以問犬
羊縱能治之豈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也若以
為中國舊地今乘其亂取之則建武中馬援南征
深歷浪泊而還慮交趾終復淪夷立銅柱為漢之
極界乃在今廣西思明府境及我

朝張輔於永樂五年平之明年簡定即復叛竟為黎
利所陷沒是皆取之不得者豈但無益而已乎其
不可伐四也若以其國不貢可惡則洪武末安南

侵我思明之地數百里遣行人往諭抗辯不服廷
臣請討我

聖祖竟以蠻夷置之度外豈但如今安南不貢而已
况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鄰一則
兼貿易薄來而厚其往即今爭亂之時昨尚奉表
箋方物求貢為撫按以請封姓名未的而遣之是
蓋欲貢而不得非負固而不貢以此罪之則將何
以服之乎此不可伐五也且興師本於才力兩廣
軍門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於田州岑濬之征今

見在僅餘四萬兩部議又欲廣之於江西福建湖
廣內地然內地自

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盡
為工部之所取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鹽廠連
年所積軍餉銀四十餘萬兩今亦解用無遺此不
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勢有跡之可見者耳又有意
外之虞者唐之南詔起於玄宗之倡征前後喪師
數十萬馴至咸通備其侵邊戍多兵連唐患遂起
宋神宗欲伐遼取燕而遣使者四出理財中土騷

然遼乘內擾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百里卒至白
溝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且北虜支屬漸盛我河套
之地哈刺慎吉囊諸種據為已有近又加以大同
叛卒之向導今再分力於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
可測此不可伐七也伏願凡近遣往安南之官赴
其未行收回

成命蓋此輩武人萬一到彼以私而枉是非之實致
彼不服反損

大威縱使勘報得情我之聲勢已張而弛問罪之師

則失信不武兩為不便只須該部移文或差官一人傳命兩廣撫按選差近邊素熟夷情一人直抵安南諭以今日姑容來貢之意則彼將忻怵無地爭躍而前必矣又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各藩聞整兵待發之令一下人心驚動且奸雄乘之以射利借簡集而行差放之私因徵歛而肆侵漁之毒騷擾之害何可勝言則所謂先聲者未及動彼夷於徼外而先動吾民於邦域之中矣其該部差人賫整備兵糧各勅亦望停止則不以小邦一隙而為

全盛之累

聖德光大人心固結治安永保焉 十八年莫方瀛

上表乞降

上勅毛伯溫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暲故絕被賊匪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興師問罪節該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方瀛父子聞天聲征討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下廷臣會議僉謂夷

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命爾同總督軍務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處提督節制各該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王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處置其賊臣父子如果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其乞降聽處真實情由星馳具奏若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於偕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

夷斯副委任之重毛伯温乃行廣西大平府知府
江一桂指揮王良輔去憑祥住劄審驗安南降心
如果歸一即與接受萬一夷情不測亦聽便宜處
置江一桂乃檄問曰切照我

皇上嗣祖宗歷服之夫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
肇修人紀春生秋殺軋斷離明始因爾國朝使不
通欲求其故繼因爾國人民告變斯得其情方今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爾咎蕭父子乃先懷德畏威
悔罪向化據其哀詞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猶未可

測雖云獻圖聽處未見委國輸情雖云上表乞降未見束身待罪頃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偽如果真實何以表見必須逐一聲說其真實緣由其稱願以土地人民悉聽處分如果悉聽作何處分亦須逐一聲說處分緣由我

聖天子穆穆在上至聖至誠大小臣工明明在下惟忠惟順上下一德海宇同春真可質之鬼神豈但行於蠻貊戒毋作偽徒取日拙之勞急宜自新早聽天朝之命其或陽為恭順陰實悖狂偷生畏死

及北...
飾詐緩師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
弘宣吊民之意爾身就戮甘為獻馘之俘我伐用
張丕闡

文皇之烈其黎氏見有幾人見在何處不得詭詞隱
諱亦當據實明言我

皇上如天之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黎氏如綫之
緒可使一旦遂失其傳此事之畢竟當處而誠之
終不可掩者為此特差力牧二員賞今檄文一角
前至關界交頌這府州衛作速轉行莫氏父子知

悉逐一從實陳荅毋得隱飾情詞執迷自誤督令
作速取具印信回文一樣十本限日繳報以憑轉
報軍門定奪施行莫登庸報書曰登庸前臣事先
國王黎氏適遭國屯倉卒之際未及上稟苟從夷
俗暫管國事又付其子專制之罪所不能辭累具
表首罪未聞命下登庸父子夙夜惕懼靡敢寧處
至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登庸子方瀛不幸
病故國人狃於舊俗請以方瀛長子福海代頌其
衆登庸慮前日所處既不能以義裁度負罪深重

今日再徇國人所請恐益重其過登庸與長孫福海惟執共以俟朝命本年七月初四日幸蒙貴府來文仰本國長慶諒山府衛官轉行本國內言登庸頃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偽等因登庸莊誦再三不勝省懼竊慮登庸省過悔罪真情實意已具在前降表一無所隱先差阮文泰阮拔萃等赴兩廣齎遞繼差范正毅許三省阮倩等由雲南轉達累經年久猶委待罪軍門并住坐境上聽命於朝所望亮其懇誠宥其過咎庶得

以自新若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有前已悉開實數圖獻

上聽處分惟日夜仰冀天恩若百穀之仰膏雨豈別
有他說哉其黎氏絕無子孫已具在前奏本苟未
之信請訪本國耆老人民以驗其實如果見在某
人則登庸甘受欺罔之罪豈以一人手而掩一國
之耳目哉豈以至誠孚豚魚忠信貫金石如明公
而敢以或欺哉若本國前後往復文書常用大頭
目印信今承令取具該府衛印信登庸以從命為

敬已照依來文內遵行書到煩為轉達

天朝兩廣布按都等衙門庶登庸真實情由得以暴
白幸甚一桂又行諭安南夷耆人士曰照得爾安
南自昔本屬中國其在本朝陳氏慕義納款為我
太祖高皇帝嘉獎錫封及黎氏弑逆我

文皇震怒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爾交人於水火
也我

皇上中興撫運統一華夷遐方絕域無不賓服獨爾
黎氏久不來庭爰命軍門奉辭勘問乃知爾國有

莫咎庸方瀛父子乘危肆覓篡主奪位倡起亂階
連結兵禍致使爾等生靈荼毒井邑丘墟罪狀既
昭情法難宥

天子為華夷之主必敦興滅繼絕之仁

聖人為綱常之宗必彰討叛除覓之義今黎氏之遺
裔未泯而莫氏之惡貫以盈天理人心昭昭不可
掩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爾安南雖僻在炎
荒然素被

天朝聲教中間豈無抱忠仗義之士撥亂反正之才

必能共舉義兵以誅元惡茲當大懸賞格以速成
功爾等各宜欽奉

上天禍淫覆暴之心仰體

皇上正名問罪之意思黎氏為汝之舊主惡莫氏為
爾之世讐各宜奮勇攄忠建謀設策一倡群和不
約而同近悅遠來不期而會大興討逆之義旅殲
厥渠魁弘宣輯衆之仁聲安其田里有能擒斬莫
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賞銀二萬兩仍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一府歸附者即以其府與之

有願以一州一縣歸附者即以其州縣與之仍各賞銀五千兩又聞莫登庸以都齋為自防之計以九公府為都齋之衛夫九公府豈無良心哉不過畏其勢勝之從耳今九公府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一體賞銀二萬兩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歸附者亦即以其地與之并照前給賞夫如是則安南無辜之民得免殺戮之苦安南有志之士大彰忠義之名天道以順人心以安豈非安南之大幸哉不然則天兵四

集之時難免玉石俱焚之患是時雖有忠義之士
無以自見亦將駢首就戮噬臍之悔殆無及矣為
此出給本府印信鈐蓋牒文一樣一萬四千本俵
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文淵等州轉諭爾等爾
父老士民其速圖之 十九年登庸立其孫福海

以嗣方瀛

方瀛少為縣學生知書頗有計畧十八
年秋自博捕叛人巴廣殺之歸而病死

福海立改
元光華

仇鸞以事召還改命鎮守兩廣總兵安

遠侯柳珣代之適安南長慶諒山府衛申報夷月
莫登庸投降請詞雖若卑懇但意尚詭秘必須提

兵壓境宣布朝廷威德庶使夷心懾伏束身待命
廣西按察副使翁萬達亦以軍門添註至上計毛
伯溫曰今日處莫賊者有三文命而告成功此上
策也陳兵鞠旅臨之以威兵不血刃此中策也三
令五申必欲芟夷絕滅其醜黨威則威矣恐非

聖天子好生惡殺之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
群策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
中不得已就其下亦當鑒宋師覆轍無俾後悔伯
溫從之乃行取兩廣及行雲南各三司等官會議

正兵分為三哨從廣西太平府憑祥州一路為中哨委叅政翁萬達監之副縱兵張經統之指揮王良輔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共四萬名從龍州羅回峒一路為左哨以副使鄭宗古監之叅將李榮統之指揮周維新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共一萬四千名從思明府思寧州一路為右哨以副使許路監之都指揮白泫統之指揮賴杰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一萬四千名又奇兵分為二哨從歸順州一路為一哨以叅政張岳監之

岳原浙江叅政蔡經以其曾知

蘇州奏添註廣東
委以安南事宜

都指揮張軌統之指揮張義等

督領漢達土目軍兵一萬四千名從廣東欽州一
路為一哨以副使陳嘉謀監之叅將高誼統之指
揮李邦相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一萬四千名從
烏雷山等處為海哨以副使涂健監之都指揮武
鸞統之指揮余德安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打手
共一萬四千名而中軍營務委監統總督管領共
五千一百二十七名齎執令旗令牌前去分督各
哨又巡撫雲南都御史汪 總兵官黔國公沐

巡按御史彭時濟查議以蓮花灘分為左右二哨
各委監統督率等官每哨共領漢土軍兵二萬一
十名象五十隻湊武文淵等之兵約共六萬三十
名分行去後毛伯溫等即於次日啓行親詣南寧
府調度兵糧相機行事交人亦大為倣倂採毒藥
以試其刃收巴豆茵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冀隔
馬足陽言先由海道襲廣東時賂邊氓覘伺我事
以一關吏通賄往來不復能禁萬達密募敢死士
入偽都旬日盡得其狀乃下禁令曰敢有出關隘

與賊通者磔之而籍其家能擒真賊一人者賞百
金登庸聞之愈恐莫知所為亟請出境降服聽候
處分情甚哀伯溫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允令彼
國小日陳斐等詣念涯等營陳款示令十一月初
三日准其來降江一桂等乃預於鎮南關近地開
張幕府高築將臺至期莫登庸素衣繫組躬率小
日耆士人等各以尺帛束頸候于南關臺上恭設
龍亭覆以黃幄兩廣三司副叅監統衙門列侍傳
令開關登庸暨其姪莫文明等由關道左出脫履

跣足面北而跪傳遣生員謝天縱為解其組及接
受降本登庸俯伏五拜三叩頭畢伊姪等亦各以
次降服如儀當宣諭姑容戴罪還國待為轉奏賜
以不死兩廣雲南恐有法外姦細并玩法土官乘
機嚇詐及生事造言者宜一切勿聽我

天朝正大之體軍門嚴明之令汝宜知之登庸叩頭
謝訖傳令閉關收兵回營其姪莫文明并小目從
人許三省等共二十八人莫文明代齎登庸降本
一通本奏曰臣莫微細氓限於知識然每遙瞻北

極光祕南邦天清地寧海晏河潤臣仰知中國有
聖人父矣况

天威震動之下而有陽春貽蕩之仁懼感交駢曷可
云喻臣惟先國主黎氏末運屯邅相繼淪喪及至
黎應攝國未幾亦遘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
俗暫以國事付之於臣臣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
請委涉擅專雖

君門萬里難於

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臣父子謹

遣阮文泰等齎表丐降并祈處分俱出誠心別無
虛詐但積誠未至不能上動

聖心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
日方瀛不幸遘疾而亡國人徂於舊習欲以方瀛
長子福海代領其衆臣慮前者誤相授受義已不
安今若再徇所請負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臣與
福海惟執共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專征重兵壓境
臣猶圈豕何足以當幸見軍門檄問備奉

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竊念縲臣有罪黔首無辜

陛下不忍以縲臣之故而駢戮群黎縲臣何幸以群
黎之故而槩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嵩呼率同小
目阮如桂杜世卿鄧文值耆人黎炗阮總蘇文速
士人阮經濟楊惟一裴致未等於嘉靖十九年十
一月初三日恭候南關組繫出境詣幕庭而稽首
輸中款而投降臣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天請死
緣以衰老且病不堪匍匐長孫福海又在喪次謹
令親姪莫文明代臣趨闕俯伏待罪亦以見臣父
子前遣阮文泰等所齎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敢

有飾詐之心伏望

聖慈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有惟乞

陛下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臣得以內屬末世稱藩
事體歲頌大明一統曆書刊布國中共奉正朔臣
莫大之幸也雖先國臣丁氏陳氏黎氏遞相沿襲
稱號紀元臣悔悟之餘固自知其不可已經嚴戒
國人一切革除聽候新命豈敢仍蹈往謬自速天
誅廣東欽州守臣奏稱如昔貼浪二都漸凜金勒

古林丫葛等四峒原係欽故地果如所稱則是先
年黎氏冒而有之今臣願將前地歸隸欽州至於
惟僚所稱黎寧者國人相傳皆以為阮塗之子黎
氏委果無人故臣已於國都為設香火以存黎氏
之祀今雲南乃又以黎寧為黎氏之後見在老撾
已達

聖聽臣何敢辯惟願以廣陵等七州紅衣等寨及其
處某處附近之地割與管轄徑屬雲南惟復仰蒙
聖恩特遣使臣一二員直抵本國遍訪舊民如有黎

氏子孫臣當率衆迎歸全以土地奉還豈直割與
前項地方而已若果如國人所云亦乞憫念生靈
俾有統攝其本國先年缺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
分該貢方物臣不敢擬以為言者以方在罪中求
免一死尚恐不得耳臣又欲查照

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人即欲奉獻止亦慮唐突
惟以投降聽處實情理合具本權用

天朝原賜本國印信鈐蓋緣前印信臣止宜謹守不
敢擅用但惟非此則無以為左驗伏望

明垂察安南小目阮如桂耆人黎桢士人阮經濟
等奏曰臣等國人雖處荒隅實賴覆育方得並生
但去

天獨遠國中徃徃多難正德嘉靖年來逆臣陳嵩陳
昇鄭綏杜溫潤等迭構亂謀逼脇國主黎暘遇害
黎諱播遷宗氏淪亡獨存黎慮攝國未久亦已病
終地方擾攘生民塗炭至此極矣其時夷目莫登
庸討平諸逆委有功勞然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昇應以授之登庸登庸受之又私其子未及

請命罪復何言臣等國人亦因喪亂流離之後慮
恐不逞之徒復蹈高等往轍禍且不已乃倉卒為
求生之計自擇其主私相推戴寔出無知罪亦與
登庸同也後因道路阻絕關禁謹嚴雖屢具情詞
懇求無由上達罪狀益深致蒙

天威震怒命閩專征前年軍門移檄本國登庸父子
恐懼不寧謹已上表乞降未蒙俞允茲者復動六
將統握重兵威如雷霆聲震蠻嶠自分必執鑿紛
無復才遺矣豈意曲蒙恩宥容令輸情監統委官

厭境宣諭合國之衆皆相對涕泣扶老携幼祗候
軍門願同登庸束身降服所幸不死是父母之恩
天地之賜也其為感戴歡忻豈有窮極臣等又惟民
不能自治事必先正名名不正則事無所攝事無
攝則群然而爭渙然而離者莫之禁也欲免亂亡
其可得哉今

陛下既賜登庸與國人以更生矣若使終於亂亡則
陛下之心必有所不忍者以此臣等又有拳拳之私
欲瀆

聖德以為終始生全之地登庸自管事以來不為暴虐厚施於民民咸德之今且畏威悔罪於其長孫福海共候

朝命不敢因襲舊弊擅自攝國及已戒飭目民不復仍前妄稱號矣竊惟登庸祖孫自子夷目俱係罪人安敢覬望殊典但常反覆思念莫氏雖負重罪實為夷情所歸然非仰藉

聖恩畀之名色何以約束國人使不為亂伏望陛下矜憐遠方生靈俯順夷俗賜以

新命查照歷代故事或為總管或為都護俾得管攝
國事世世稱藩臣等亦得保有殘生末為藩民則
陛下再造之恩當與

天地相為無窮矣毛伯溫疏曰所擬莫登庸等乞要
內屬稱藩歲領大統曆日補足節年貢物等項相
應遵照原奉欽依悉為議處臣等查得安南自漢
晉以後雖稱內附然夷獠之俗瘴毒之氣終不宜
於中國大率數歲一亂亂必連結黨類攻陷殺戮
又必數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萬人勞費僅得

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夷此其明驗也叅酌
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內以夷治夷庶為穩便如
以莫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輕授爵土伊孫莫福海
見今待

命僕蒙矜宥或可別與都護總管等項名色如漢唐
故事每年行廣西布政司頒給大統曆日令赴鎮
南關祗領先年所缺貢儀查照補足以後年分照
常舉行其欽州浙凜古森丫葛金勒四峒行令原
為安南侯添註叅政副使等官查照原額編入欽

州版籍仍量優恤三年以後一體糧差其先後差
來夷使事畢放回此正所謂以夷治之者也但恐
議者尚以黎氏為疑臣等竊伏思惟黎利倡亂阻
兵陷沒郡縣殺敗官軍大將如柳昇大臣如臣洽
皆死於利之手其餘官吏戍卒不能自拔者悉遭
荼毒臣等至今言之尚為痛心我

宣宗特以生靈之故不欲窮兵而姑與之耳今莫登
庸之罪既與黎利之猾夏者不同而一聞

天聲遂匍匐請死亦與黎利之屢抗

王師者又為有間黎利既蒙寬貸則登庸似應未戒
至若黎寧雖自稱為黎利子孫然臣等節據諸司
查勘踪跡委的難明鄭惟憐一向潛住該國上下
朗石林州峒寨附近廣西土官地方黎寧面貌初
不相識故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照茲稱元
和或又以為阮淦之子或又以為鄭氏詐稱而近
據雲南布政司開報會審夷人鄭垣口詞稱漆馬
江峒雖有黎寧而來歷宗派不可得詳所列事情
年貌又與鄭惟憐原報互異俱難憑據臣等以為

今所處分係我

天朝安邊境馭遠夷之大策其操縱予奪不宜以逋
賊之子孫而為前卻但黎氏自修貢以來已蒙

列聖寬宥若其遺裔尚存似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
等官查勘果有可據別無異同聽令仍於漆馬江
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管束或量與職事徑屬
雲南若非黎氏子孫置而勿論其鄭惟僚即於廣
東所屬隨宜安插量給田宅不致失所如此處分
庶為曲盡乞

勅該部會議上請取自

聖裁使大疑以決大事以定華夷內外自是可晏然
無事矣

上詔宥咎蕭罪安南國着革作安南都統使司莫登
庸授與做都統使賜從二品衙門銀印仍與世襲
其十三路地方就照原舊地名各置宣撫同知副
使兼事各一員聽都統使管轄差遣朝貢其餘合
境大小官屬聽彼從宜建置統屬人民前黎氏僭
擬中國制度都着改正迴避獻還四峒地方原係

我邊昨准收入版圖還行與兩廣巡撫衙門好生
優恤投降人等罪既通赦了莫文明准賞素紵絲
衣一襲綵段二表裏阮文恭等綵段一表裏許三
省等紵絲一疋事完即日遣回貢儀

御前

東宮照舊彼地戶口錢糧不必冊奏禮部差主事吳
應奎中書舍人李傳前往兩廣地方給散欵賞銀
兩表裏所有安南都統使莫登庸勅書一道安南
都統使司印信一顆給付本官贖奉前去交割轉

發登庸收領登庸歸自南關染瘴得疾 二十年
八月二十二日死地方浪傳莫登庸為阮敬所害
其孫福海聽襲

詔登庸未受職而死亦可矜悼着蔡經會同總督等
官查勘死無他故及福海是否係伊真正嫡孫小
目阮如桂等保結別無詐偽 二十一年三月福
海親率阮敬阮寧止等到關祇領勅印并曆日干
本

勅諭曰朕惟帝王以天下為家欲使萬物各得其所

一視同仁無間遐邇爾安南遠處南服世修職貢
近年朝貢不至推厥所自實惟爾祖登庸之罪已
命官往勘征討爾祖乃能悔罪改過恭上降表備
陳私相授受之非願獻人民土地聽朝廷處分該
尚書毛伯溫等奏報兵部集議題請謂爾祖登庸
畏威投降輸情待罪朕仰體

上帝好生之德俯順下民欲逸之情一切赦之革去
國號王封授以都統使之職賜從二品衙門銀印
俾奉正朔朝貢許其子孫承襲世守其地實為爾

類末利也茲該鎮巡等官奏稱爾祖登庸病故爾
係嫡孫且爾能備陳爾祖納款之誠脩述爾祖屬
續之言亦可謂善承祖志者矣特命襲爾祖都統
使之職仍降勅諭爾其益竭忠誠恪修職貢撫理
夷衆安靜地方以稱朝廷懷柔之意用副爾祖恭
順之誠未為多福顧不美歟一應事宜悉要遵照
原降爾祖勅諭內事理而行欽哉莫福海差交北
宣撫同知阮典敬僉事阮公儀等賫捧表箋赴京
謝恩表曰中國有

聖覽徵清晏之期外夷來王欣溥鴻浴之慶陽回午
微星拱辰樞臣福海竊惟乾坤體物為心生意流
行不以榮枯而異

帝王愛人為德至仁惻怛不以存歿而殊是皆理出
於公所以施及者博臣福海竊念臣祖臣莫登庸
蚤繇世廕偶值時艱撫藩民流離乖亂之餘保全
有幸徂蠻俗傳襲因循之內專輒是虞曠年久阻
於比從一旦俄聞於

震怒南關待罪恐無地之可容

其關馳忱賴有天之能白雷霆為霖雨露旋施霑沐
湛恩薰遂由衷之願諄勤遺囑不忘事

上之誠臣福海資忝童愚序叨嫡繼祖父敬忠之訓
惟謹內承

朝廷字恤之仁寔期下逮體悉過蒙於

慈眷昇矜仍侈於殊光正朔許以奉遵義示春秋之
大勅印聽其欽領禮優名器之班隆渥普覃高穹
莫狀臣祖瀕危竅

命沒亦知榮臣躬在疚拜嘉感而出涕以至合境見

聞之所及皆言

大君長育之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睿知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煥乎堯文柔遠能邇安勸庶邦承哉周烈和輯丕
昭於后典撫寧大播於

皇風謂臣邑萬里阻深聲教欲同於漸暨軫臣祖一
心共順恩懷忍聞於始終肆頒已出之綸廣示曲
成之造臣福海謹當代先受賜對衆揚休德澤所
施政令所加懷夾胥陶於至化土地之出貢賦之

入率常虔致於正供

一進方物金香爐花瓶四副重二百九十兩金
龜一個重十九兩銀鶴銀臺各一件重五十一
兩銀香爐花瓶二副重一百五十兩銀盤十二
口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
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犀角二十座象牙三十
枝并其餘香絹等物初漸凜等四峒民久而不
忘中國時節必舉本朝年號告其祖先服中國
衣冠如式出峒始易之屢結內地邊氓告於督

府求復中國督府嫌其生事輒杖殺告者至是始得歸

二十五年福海卒其子宏漢幼請襲國內不服交兵 二十六年莫文明與宗人中正福山率其家屬百餘人奔欽州避難訴於軍門提督軍務侍郎張岳奏恤之命韶州肇慶二府清遠等處安插官給歲米有差 二十七年逆黨范子儀范子流等謀挾中正爭襲扇誘海濱諸蠻復叛寇欽州官兵擒獲誅之 二十八年莫敬典討誅子儀餘黨護

送宏灑至鎮南關聽勘保明奏令襲職 三十年
以宏灑襲安南都統使朝貢不絕灑立後五六年
又復兵爭有貢使至京朝廷以其偽官待查明白
方許獻進行文去後查無的音其貢使不敢回至
今隆慶二年大學士李春芳憫貢使久處邸中且
能敬守主命為之奏受其貢遣回使人在中國二
十餘年青髮而來今回鬚髮盡白人以為比蘇武
皓首以歸云

按此得之禮部郎中郭棐所言則其地為都統

者非莫氏正官未可知也且莫登庸其先不知何許人或云廣州東莞縣蠻民其父流至安南海陽路宜陽縣古齋社社長名之曰萍蓋戲語無跡之意也萍生登庸及擢父子以漁為業登庸有勇力黎滢以為都力士信任之正德十一年從陳曷作亂弑滢已復叛曷襲殺其子曷潛謀不軌黎椅不能制尋逼納椅毋矯命自封以至篡國而終為義子阮敬所鳩天道豈無知者哉莫文明告變則敬弑逆明矣敬固所當討者

昔毛伯温上疏謂黎寧無是人欲絕去越嶠序
錄黎檉偽名寧之說後愚得武氏碑文仍偽稱
元和十四年詢知寧尚在彼廣南境上則亦可
敵阮氏者也夫兵豈慮不足哉廣西可得十三
萬又取湖廣土兵六萬各衛兵四萬江西廣閩
共募八萬即可得三十萬雲南兵五萬武文淵
亦可得五萬共四十萬衆當橫行越裳之地阮
敬不足平也莫氏之役倖免於誅失刑甚矣若
當時招撫之事江一桂亦為有功其來威輯畧

可考也

前給事中嚴從簡安南來威輯畧序曰予罪竄
星源暇閱新安宦業傳載白石江公守太平時
交夷莫登庸蠢動

世宗命毛伯温征之伯温計先遣使往諭公請行登
庸乃稱臣公築受降城建昭德臺於鎮南關以
奠巨防

上嘉公績進階亞中大夫及卒諸夷荆桄榔祠于關
內祀焉予深羨公之雄才大烈邁跡馬援未世

終譽而猶未能悉其所以經制之方也後獲安南來威輯畧三卷展玩一過則公文告之詞威攘之策處置之宜曠然發矇如在因壘之際見公折衝樽俎械飭毛車飛苞譯筐而不覺為之盱衡擊節也但誌謂撫交之行出公自請今觀軍門廣省二劄迺伯溫知公練達精敏克壯其猷特專委重固有非公不足以服匪茹之戎者公未嘗抱籌求售也及詳羽報則夷人慕公聲靈赫濯故願脫帽避帳亦有非公不肯心傾者

昔回紇耿視四方之旅而懾志于子儀之一見
邾人不信千乘之盟而取成於季路之一言仁
義可為干櫓忠敬可行蠻貊自古皆爾於公何
疑夫中國得公以伸其常尊之勢外夷得公以
輸其效順之忱公之功在社稷與銅柱同標澤
在炎荒與赤海同溢則其尸祝卉酋千歲弗替
亶其宜哉雖然予因公之事而有感於國家之
處交人者未免有遺恨焉方

太祖光踐大寶遣張以寧牛諒詔諭陳燧錫印封王

此特天造草昧不欲擐甲于遠姑為羈縻之術
不必言已未樂間黎季犛弑主篡國

成祖命張輔進討罪人既得郡縣其地置省達官則
其區已入我版圖非復交有此正變為夏之一
機使當時即令張輔世守茲壤如沐氏之鎮雲
南則交人未露

聖化與滇中同為文教之域迺撤輔還朝三叛復萌
非一失乎宣德中因中官馬騏之貪暴激變黎
利倡亂時張輔猶在位假命仗鉞當一鼓分梨

者廼不聽輔益兵之議卒致辱將王通擅與賊
和棄地偃革朝論以漢捐珠崖為辭不思交之
山川賓賦又屬卧榻與珠崖大異况反側者惟
一利耳國人固從又無二何忍復陷之于嚙麗
正猶唐河北再潰非一失乎迨登庸僭逆檉逃
占城其臣鄭悅等迎歸清華是固登庸一恚敵
也黎氏故臣武文淵者居廣南地近蓮花灘地名擁強
兵據上游常大敗福游五萬衆是又登庸一勁
敵也

天子若詔雲南出師以文淵為先鋒順流東下直抵
龍編仍勅鄭悅逼其背再調老撾等刺其脇誓
許削平之後量功授地立檉為都統使主攻城
如文淵梟俊即拜為清化路宣撫使其餘分與
老撾等凱旋者務大小適均犬牙互制而

朝廷一無私焉都統與宣慰知府各不相統得以自
選其屬三年一貢俱令專達則人喜規土必爭
奮勇夫包茅不入王法不赦亂臣賊子隨在得

誅况堂堂

天朝豈患螳螂之努臂師直者壯多助者昌登庸奚
足破斧哉柰何徇情不斷釋窮寇之縛縱在釜
之魚黎檉已嗣而絕之嗣登庸無君而作之君
表獻受其虛文兵食費其實儲非三失乎自後
宏灑立文明奔二范挾宗爭襲扇誘海蠻麀擾
欽州又不免役中國以事外夷又豈若前日一
勞永逸之為善耶予謂季犛與利事在

先朝無容追咎登庸之招白石公親承其任亦曾謂
鯨鯢可殲否要之

廟堂主畫非公得專讀公軍務一揭皆麾城慚邑之
備慎斯以往必能長驅席勝則公之見已有先
得我心者九京可作尚與公忼慷一証之

舊志稱其地五嶺以南地方遐阻夷獠雜居不知
禮義其性輕悍以富為雄豪爭奪無并役屬貧弱
俘掠不忌椎髻剪髮文身跣足口赤齒黑好食楨
柳一年再稻一歲八蠶桑麻蔽野不解種麥多魚
鹽之利暑熱好浴於江便舟善水平居不冠立常
叉手席坐蟠足謁貴跪膝三拜待客以楨柳醬酸

鹹海味交愛民個儻好謀驩演民淳秀好學漢
武中興命馬援征交趾女主立銅柱而南漢置為
交州時有刺史名仕變乃初開學教取中夏經傳
翻譯音義教本國人始知習學之業然中夏則說
韻聲本國話古聲字與中華同而音不同唐時置
為安南都護有愛州驩州之名內屬中國文學日
盛至宋朝混一天下又欲取本國為郡縣論其蠻
夷歸情俗態阻水依山易攻難守乃封李氏為安
南王始移都於國威應天常信等府慈蕪清威

清潭等縣相夾之間近瀘江名為龍邊城文學官
儀少有制制陳氏娶李氏之女主相傳國位元朝
加封為安南國王其三綱五常及正心脩身齊家
治國之本禮樂文章一皆稍備乃制科舉之法定
立文武官僚本國自初開學校以來都用中夏漢
字並不習夷字及其黎氏諸王自奉

大朝正綱本國通年差使臣往來常有文學之人則
往習學藝編買經傳諸書并抄取禮儀官制內外
文武等職與其刑律制度將則本國一一做行因

此風俗文章字樣書寫衣裳制度并科舉學校官制朝儀禮樂教化翕然可觀如科舉之制則有鄉試會試其鄉試則每至子午卯酉年秋間入場中三場為生徒中四場為貢生如會試至壬戌丑未年春間入場中四場為賜同進士出身中五場為賜進士及第又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為三魁其第一場則用九經之文次二場則用詔制表之文次三場則用詩賦之文次四場則用對策之文次五場則入殿庭在國王面前又用對策之文此

乃科舉之制如學校之制則在國都置國子監則有祭酒司業五經博士教授之官以教貢士輩又有崇文館秀林局則有翰林院兼掌官以教官員子孫崇文秀林儒生輩在各府則制學校文廟有儒學訓導之官以教生徒輩此乃學校之制如文官各職六部則有尚書左右侍郎之官六科則有都給事中給事中之官六寺則有寺卿少卿寺丞之官通政司則有通政使通政副之官御史臺則有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提刑十三道監察

之官東閣則有東閣大學士東閣學士之官翰林
院則有掌院承旨侍講侍讀編脩校書檢討之官
中書監則有中書舍人正字華文之官六部所屬
各司則有郎中員外郎之官在外承政司則有承
政使叅政叅議之官憲察司則有憲察使憲察副
使之官首領官則有經歷錄事知簿典簿推官主
事之官牧民官則有知府同知府知縣縣丞知州
同知州之官直隸府縣則有府尹少尹治中縣尉
通判之官武官各職五府亦不敢如

天朝之號呼為東西南北中五府則有署府都督左
都督右都督同知僉事之官直金光殿并錦衣金
吾二衛則有掌衛都指揮使同知僉事之官神武
効立殿前三司則有提督叅督都檢點左右檢點
之官藩鎮各衛則有總兵使總兵同知僉事之官
在內各衛司則有指揮使同知僉事之官在外各
衛則有總兵知同總知僉總知之官在內各所則
有千戶百戶統制之官在外則有管領武尉之官
沿邊各所則經畧使經畧同知僉事之官又有各

五等公侯伯子男之爵此乃文武官僚之制若內
臣各監司及雜流官各職亦有繁多不必備載如
儒書則有少微史資治通鑑史東萊史五經四書
胡氏左傳性理氏族韻府玉篇翰墨類聚韓柳集
詩學大成唐書漢書古文四場四道源流鼓吹增
韻廣韻洪武正韻三國誌武經黃石公素書武侯
將苑百傳文選文萃文獻二史綱目正觀正要畢
用清錢中舟萬選太公家教明心寶鑑剪燈新餘
話等書若其天文地理曆法相書筭命剋擇卜筮

篆法篆隸家醫藥諸書并禪林道錄金綱玉樞諸
佛經雜傳並有之如其字樣書寫則前惟有韻府
玉篇洪武正韻等書字體後始有增韻廣韻之書
字體然本國遭亂未得申明訂正新體多用亦有
混同舊體也且有刑律法度禮樂朝儀比諸夷國
甲乙可分雖少窺

上國之圖書豈能似中華之教化其國兵制內外各
衛司每衛司則有中前左右後銳弩六所每所十
五隊每隊五五常至六年選壯黃丁一遭壯健者

充為軍伍老弱者退還民籍一壯充為各衛所驍
勇軍以防國家有事為戰隊之兵次壯亦充旗軍
伍以防運糧之兵若在軍貫兵入許回鄉里耕田
鑿井各務家業每至大集期番即衛所點目驍勇
軍留守本衛所次壯軍納錢放田有事之時則調
來備用一衛為一營一所為一奇此舊兵制也至
本國遭亂時軍兵散在各處鄉邑催調甚遲難得
應變乃暫作父子鄉兵之制每一處承政司置一
該管之官一府一副都將一縣州置一副將偏裨

之數備在其中每大縣州選一千精兵中縣州八百小縣州或六百或五百填為戰士一名二人運糧其餘人數出納糧草或有進攻某處則盡調而行無事一切放回如賊接境自相保守其本縣州地方如衝要者添兵鎮守若守都城之兵則亦有新舊制各衛常川軍及力勇武士皆食官糧專留宿衛後因南北分列則兩邊皆遵此制本國之兵惟在勇捷務好戰戰利則乘勝長驅不利則退據險要非有屯兵守城之兵計也其山川曰佛跡山

在交州府上有仙人跡下有
一池景物清麗為一方勝槩
曰勾漏山在石室縣曰東

穴山

在北江府唐刺史
高駢建塔其上
仙遊山在北江府一名爛

觀二仙奕棋於此
不覺斧柯已爛

曰金牛山

在武寧縣唐刺史高
駢欲鑿其山見金牛

奔出遂止金牛往
往夜見光耀十里

曰安子山

在新安府漢安期生
得道處宋海嶽名山

圖以此山為
第四福地

曰雲屯山

在新安府大海中兩山對
峙一水中通蕃國商泊冬

聚於

曰大圓山

在新安府永樂十六
年獲白象二來獻

曰戲馬山在清

化府巍然獨立橫枕長
江為邑人九日登高處

曰安鑊山

在清化府出美
石漢豫章太守

范甯嘗遣使於
此採石為磬

曰天琴山

在義安府陳氏主遊此
夜聞天籟聲故各本朝

永樂初天兵擒
黎賊于蒼于此

曰艾山

在嘉興州上有仙艾每春
開花雨後漂水群魚吞之

便過龍門江化為龍曰海環交州等府東南

唐沈佺期渡海詩嘗聞交趾郡南與貫曾連四
氣分寒少三光置日遠越人遙捧翟漢將下看
鷲北斗崇山掛南溟漲海章別離頻破月容髮
聚催年虛道崩城淚明心不應天

曰富良江曰龍門江在嘉興州飛湍聲聞百里舟過此必弄上岸方可復行傍

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口曲而曰龍溪在鎮二

紅似鸚鵡嘴相傳此魚能化龍云曰龍溪府昔陳

氏夜過此江不能忽見一橋跨江其產金真珠靖
既渡回視不見及有國改名龍溪
雲地海中出海賈云珊瑚有黑赤二種在海直而
中秋有月是歲多珠

侘獻赤珊瑚玕狀類龜而殼稍長其丹砂欲煉丹

求為勾沉香獨存置水中則沉曰沉香安息香

樹如苦練大而直葉類羊蘇合油樹生膏可為藥胡椒生

似山薯春羚羊角高石山出一角而中犀象兕獸

元時安南白鹿晉元康初白鹿見交趾武寧猩猩

狒狒

猩猩人面似猿人設酒路側連結草屐猩猩見

之即知張者祖先姓名呼曰奴欲張我亟捨去

群復謂試共嘗酒醉即着屐為人所擒又宋建

武中南蠻進狒狒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力
負千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則笑笑則下
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為朱纓血可染衣
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
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

蒙貴

狀如獠而小紫黑色
畜之捕鼠甚於貓

白雉

周成王時越裳氏
來獻漢光武時日

南九真貢翡翠

羽可為
首飾

蚪蛇形大而長其膽性極
冷能療眼疾及諸瘡蟻子

鹽醢

交州溪洞酋長多收蟻卵鹽為醬非官客親
族不得食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蜺蟻子即

此菴羅果

俗云香蓋乃果中極品或謂種出西波
域實似北梨四五月間熟多食無害波

羅密

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最香甜核可煮食能飽人奉化府嘉林州出者尤佳

烏木蘇木

一名多邦

別聞有戴帽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翦然味似河豚又有桂蠹形如新生小鼠產於桂樹偷食蜂蜜人以入口即化為蜜其香甚奇尉佗曾獻漢文帝二物志俱不載

其古蹟雒王宮

在較州府天使館

有雒田隨潮水上下墾其田者為雒民統其民者為雒王副貳者為雒將皆銅印青綬號文朗

國以淳朴為俗以結繩為治傳十八世為蜀王
子泮所滅宮址尚存又元傳與礪使安南題詩
天使館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臨江白日迴
諭蜀豈勞司馬檄朝周終見越裳來

浪泊

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各西湖

銅柱具前銅鼓

有頭飛獠子赤視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
好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
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或
云銅鼓乃諸葛亮征蠻鈕也

恤獄忤旨亦謫交趾掾數年召還改吏部赴召
僅五日而變作華人皆不得歸人以厚為忠誠
獲報

見徽
州志

二公之不淪胥異類者幾耳

文皇之郡縣交趾蓋欲變蠻貊為中華今忍棄中華
之人使為蠻貊之臣僕數萬人不足惜而損天
朝威重則甚可惜也以愚揆之當時似宜勅責
王通駐師境上勿卻而更遣張英國再臨之使
之相機觀變可復取則取之不可則責黎利使
盡歸中華之人然後從其請而封之斯不為仁

昭而義著乎蓋斯時利所欲得者止於境土所
畏者英國用兵從其請而使歸華人宜無不承
者二楊不知出此過懲往轍遂一切靡然知敵
欺而不校損國威而不恤不旋踵利遂篡嵩自
立二楊亦末如之何蹇夏無名示弱之論確中
一時矣

以黃福為戶部尚書歸自交趾也尋改南京戶部
陳氏達曰天順日錄宣德初思用舊人召蹇義
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

其名宦馬援漢賈琮

琮為交趾刺史招撫荒散蠲復徭役歌曰賈父
來晚使我先友今見清平吏不敢飯治事三年
為十三州最

陶侃晉杜正倫唐高駢唐其人物阮翁仲

翁仲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為督
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
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為
瑞翁仲死鑄銅為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

至今見之者猶以為生

姜公輔宋

本朝今甲三年一貢慶慰謝恩等無常期常貢外必

進中宮方物其境東至東海三百二十里西至雲南老

撾宣慰司五百六十七里至占城界一千九百里北至廣西思

明府憑祥縣界四百七十里至南京七千七百里至北京一萬

餘行人往來必由憑祥州鎮南關自黎滌被弑船

車不至其地者二十年莫登庸降後國除非復道

勅封使如曩日矣

按孤樹褒談云永樂中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
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
善製槍為朝廷創神槍後貶其官命其子世襲
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
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
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審有三子亦令一人
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蠲其徭今猶
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為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
往即自立為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遷葬於

鍾山之傍愚謂季犁逆臣史稱被戮非自死也
某自立為王則安南何地容之亦未聞有此王
也此說多虛姑存俟考

又宋史載淳化二年宋鎬等使還條黎桓事迹
言桓張筵飲宴又出臨海以爲娛賓之遊桓跣
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
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
能食此當治爲饌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
皆却之地少寒冬月猶衣夾衣揮扇云